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梁書卷五十三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四十七

良吏

庾華 沈瑀 范述曾 丘仲孚

孫謙 伏暄 何遠

昔漢宣帝以為政平訟理其惟良二千石乎前史亦云

今之郡守古之諸侯也故長吏之職號為親民是以導德齊禮移風易俗咸必由之齊末昏亂政移羣小賦調雲起徭役無度守宰多倚附權門互長貪虐培克聚斂侵愁細民天下搖動無所厝其手足高祖在田知民疾苦及梁臺建仍下寬大之書昏時雜調咸悉除省於是四海之內始得息肩逮踐皇極躬覽庶事日昃聽政求民之瘼乃命韞軒以省方俗置肺石以達窮民務加隱卹舒其急病元年始去人貲計丁為布身服浣濯之衣

御府無文飾宮掖不過綾綵無珠璣錦繡太官撤牢饌
每日膳菜蔬飲酒不過三醢以儉先海內每選長吏務
簡廉平皆召見御前親勗治道始擢尚書殿中郎到漑
為建安內史左民侍郎劉駿為晉安太守漑等居官竝
以廉潔著又著令小縣有能遷為大縣大縣有能遷為
二千石於是山陰令丘仲孚治有異績以為長沙內史
武康令何遠清公以為宣城太守剖符為吏者往往承
風焉若新野庾華諸任職者以經術潤飾吏政或所居

流惠或去後見思蓋後來之良吏也綴為良吏篇云

庾華字休野新野人也父深之宋應州刺史華年十歲遭父憂居喪毀瘠為州黨所稱弱冠為州迎主簿舉秀才累遷安西主簿尚書殿中郎驃騎功曹史博涉羣書有口辯齊永明中與魏和親以華兼散騎常侍報使還拜散騎侍郎知東宮管記事鬱林王即位廢掌中書詔誥出為荊州別駕仍遷西中郎諮議參軍復為州別駕前後綱紀皆致富饒華再為之清身率下杜絕請託布

被疏食妻子不免飢寒明帝聞而嘉焉手敕褒美州里
榮之遷司徒諮議參軍通直散騎常侍高祖平京邑霸
府建引為驃騎功曹參軍遷尚書左丞出為輔國長史
會稽郡丞行郡府事時承凋弊之後百姓凶荒所在穀
貴米至數千人多流散華撫循甚有治理唯守公祿清
節逾厲至有經日不舉火太守襄陽王聞而饋之華謝
不受天監元年卒停屍無以殮柩不能歸高祖聞之詔
賜絹百匹米五十斛初華為西楚望族早歷顯官鄉人

樂藹有幹用素與華不平互相陵競藹事齊豫章王疑
疑薨藹仕不得志自步兵校尉求助戍歸荊州時華為
州別駕益忽藹及高祖踐阼藹以西朝勲為御史中丞
華始得會稽行事既恥之矣會職事微有譴高祖以藹
其鄉人也使宣旨誨之華大憤故發病卒

沈瑀字伯瑜吳興武康人也叔父昶事宋建平王景素
景素謀反昶先去之及敗坐繫獄瑀詣臺陳請得免罪
由是知名起家州從事奉朝請嘗詣齊尚書右丞殷瀾

滿與語及政事甚器之謂曰觀卿才幹當居吾此職司徒竟陵王子良聞瑀名引為府參軍領揚州部傳從事時建康令沈徽孚恃勢陵瑀瑀以法繩之衆憚其彊子良甚相知賞雖家事皆以委瑀子良薨瑀復事刺史始安王遙光嘗被使上民丁速而無怨遙光謂同使曰爾何不學沈瑀所為乃令專知州獄事湖熟縣方山埭高峻冬月公私行侶以為艱難明帝使瑀行治之瑀乃開四洪斷行客就作三日立辦揚州書佐私行詐稱州使

不肯就作瑀鞭之三十書佐歸訴遙光遙光曰沈瑀必不枉鞭汝覆之果有詐明帝復使瑀築赤山塘所費減材官所量數十萬帝益善之永泰元年為建德令教民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丁半之人咸歡悅頃之成林去官還京師兼行選曹郎隨陳伯之軍至江州會義師圍郢城瑀說伯之迎高祖伯之泣曰余子在都不得出城不能不愛之瑀曰不然人情徇徇皆思改計若不早圖衆散難合伯之遂舉衆降瑀從在高祖軍

中初瑀在竟陵王家素與范雲善齊末嘗就雲宿夢坐
屋梁柱上仰見天中字曰范氏宅至是瑀為高祖說之
高祖曰雲得不死此夢可驗及高祖即位雲深薦瑀自
暨陽令擢兼尚書右丞時天下初定陳伯之表瑀催督
運轉軍國獲濟高祖以為能遷尚書駕部郎兼右丞如
故瑀薦族人沈僧隆僧照有吏幹高祖竝納之以母憂
去職起為振武將軍餘姚令縣大姓虞氏千餘家請謁
如市前後令長莫能絕自瑀到非訟所通其有至者悉

立之階下以法繩之縣南又有豪族數百家子弟縱橫
遞相庇蔭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為石頭
倉監少者補縣僮皆號泣道路自是權右屏跡瑀初至
富吏皆鮮衣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自
擬貴人耶悉使著芒屨麤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
榜捶瑀微時嘗自至此驚瓦器為富人所辱故因以報
焉由是士庶駭怨然瑀廉白自守故得遂行其志後王
師北伐徵瑀為建威將軍督運漕尋兼都水使者頃之

遷少府卿出為安南長史尋陽太守江州刺史曹景宗
疾篤瑀行府州事景宗卒仍為信威蕭穎達長史太守
如故瑀性崛彊每忤穎達穎達銜之天監八年因入詔
事辭又激厲穎達作色曰朝廷用君作行事耶瑀出謂
人曰我死而後已終不能傾側面從是日於路為盜所
殺時年五十九多以為穎達害焉子續累訟之遇穎達
亦尋卒事遂不窮竟續乃布衣蔬食終其身

范述曾字子元吳郡錢唐人也幼好學從餘杭呂道惠

受五經略通章句道惠學徒常有百數獨稱述曾曰此
子必為王者師齊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幼時高帝引
述曾為之師友起家為宋晉熙王國侍郎齊初至南郡
王國郎中令遷尚書主客郎太子步兵校尉帶開陽令
述曾為人謇諤在官多所諫諍太子雖不能全用然亦
弗之罪也竟陵王深相器重號為周舍時太子左衛率
沈約亦以述曾方汲黯以父母年老乞還就養乃拜中
散大夫明帝即位除游擊將軍出為永嘉太守為政清

平不尚威猛民俗便之所部橫陽縣山谷嶮峻為逋逃
所聚前後二千石討捕莫能息述曾下車開示恩信凡
諸凶黨繼負而出編戶屬籍者二百餘家自是商賈流
通居民安業在郡厲志清白不受饋遺明帝甚嘉之下
詔褒美焉徵為游擊將軍郡送故舊錢二十餘萬述曾
一無所受始之郡不將家屬及還吏無荷擔者民無老
少皆出拜辭號哭聞于數十里東昏時拜中散大夫還
鄉里高祖踐阼乃輕舟出詣闕仍辭還東高祖詔曰中

散大夫范述曾昔在齊世忠直奉主往莅永嘉治身廉約宜加禮秩以厲清操可太中大夫賜絹二十匹述曾生平得奉祿皆以分施及老遂壁立無所資以天監八年卒時年七十九注易文言著雜詩賦數十篇

丘仲孚字公信吳興烏程人也少好學從祖靈鞠有人倫之鑒常稱為千里駒也齊永明初選為國子生舉高第未調還鄉里家貧無以自資乃結羣盜為之計畫劫掠三吳仲孚聰明有智略羣盜畏而服之所行皆果故

亦不發太守徐嗣名補主簿歷揚州從事太學博士于湖令有能名太守呂文顯當時倖臣陵詆屬縣仲孚獨不為之屈以父喪去職明帝即位起為烈武將軍曲阿令值會稽太守王敬則舉兵反乘朝廷不備反問始至而前鋒已屆曲阿仲孚謂吏民曰賊乘勝雖銳而烏合易離今若收船艦鑿長崗埭瀉瀆水以阻其路得留數日臺軍必至則大事濟矣敬則軍至值瀆涸果頓兵不得進遂敗散仲孚以距守有功遷山陰令居職甚有聲

稱百姓為之謠曰二傅沈劉不如一丘前世傅琰父子
沈憲劉玄明相繼宰山陰並有政績言仲孚皆過之也
齊末政亂頗有賕賄為有司所舉將收之仲孚竊逃還
還京師詣闕會赦得不治高祖踐阼復為山陰令仲孚
長於撥煩善適權變吏民敬服號稱神明治為天下第
一起遷車騎長史長沙內史視事未朞徵為尚書右丞
遷左丞仍擢為衛尉卿恩任甚厚初起雙闕以仲孚領
大匠事畢出為安西長史南郡太守遷雲麾長史江夏

太守行郢州州府事遭母憂起攝職坐事除名復起為
司空參軍俄遷豫章內史在郡更厲清節頃之卒時年
四十八詔曰豫章內史丘仲孚重試大邦責以後效非
直悔吝云亡實亦政績克舉不幸殞喪良以傷惻可贈
給事黃門侍郎仲孚喪將還豫章老幼號哭攀送車輪
不得前仲孚為左丞撰皇典二十卷南宮故事百卷又
撰尚書具事雜儀行於世焉

孫謙字長遜東莞莒人也少為親人趙伯符所知謙年

十七伯符為豫州刺史引為左軍行參軍以治幹稱父
憂去職客居歷陽躬耕以養弟妹鄉里稱其敦睦宋江
夏王義恭聞之引為行參軍歷仕大司馬太宰二府出
為句容令清慎彊記縣人號為神明泰始初事建安王
休仁休仁以為司徒參軍言之明帝擢為明威將軍巴
東建平二郡太守郡居三峽恒以威力鎮之謙將述職
敕募千人自隨謙曰蠻夷不賓蓋待之失節耳何煩兵
役以為國費固辭不受至郡布恩惠之化蠻獠懷之競

餉金寶謙慰喻而遣一無所納及掠得生口皆放還家
俸秩出吏民者悉原除之郡境翕然威信大著視事三
年徵還為撫軍中兵參軍元徽初遷梁州刺史辭不赴
職遷越騎校尉征北司馬府主簿建平王將稱兵患謙
彊直託事遣使京師然後作亂及建平誅遷左軍將軍
齊初為寧朔將軍錢唐令治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
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追載縑帛以送之謙却不受
每去官輒無私宅常借官空車廄居焉永明初為冠軍

長史江夏太守坐被代輒去郡繫尚方頃之免為中散大夫明帝將廢立欲引謙為心膂使兼衛尉給甲仗百人謙不願處際會輒散甲士帝雖不罪而弗復任焉出為南中郎司馬東昏永元元年遷

缺二字

大夫天監六年

出為輔國將軍零陵太守已衰老猶彊力為政吏民安之先是郡多虎暴謙至絕迹及去官之夜虎即害居民謙為郡縣常勤勸課農桑務盡地利收入常多於隣境九年以年老徵為光祿大夫既至高祖嘉其清潔甚禮

異焉每朝見猶請劇職自效高祖笑曰朕使卿智不使卿力十四年詔曰光祿大夫孫謙清慎有聞白首不急高年舊齒宜加優秩可給親信二十人并給扶謙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牀施蘧蔭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幬帳而夜卧未嘗有蚊蚋人多異焉年逾九十彊壯如五十者每朝會輒先衆到公門力於仁義行已過人甚遠兄靈慶常病寄於謙謙出行還問起居靈慶曰向飲冷熱不調即時猶渴謙退遣其

妻有彭城劉融者行乞疾篤無所歸友人輿送謙舍謙
開廳事以待之及融死以禮殯葬之衆咸服其行義十
五年卒官時年九十二詔賻錢三萬布五十匹高祖為
舉哀甚悼惜之謙從子廉便辟巧宦齊時已歷大縣尚
書右丞天監初沈約范雲當朝用事廉傾意奉之及中
書舍人黃睦之等亦尤所結附凡貴要每食廉必日進
滋旨皆手自煎調不辭勤劇遂得為列卿御史中丞晉
陵吳興太守時廣陵高爽有險薄才客於廉廉委以文

記爽嘗有求不稱意乃為履謎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嚏
蹋面不知嗔齧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計耻辱
以此取名位也

伏暄字玄耀曼容之子也幼傳父業能言玄理與樂安
任昉彭城劉曼俱知名起家齊奉朝請仍兼太學博士
尋除東陽郡丞秩滿為鄞令時曼容已致仕故頻以外
職處暄令其得養焉齊末始為尚書都官郎仍為衛軍
記室參軍高祖踐阼遷國子博士父憂去職服闋為車

騎諮議參軍累遷司空長史中書侍郎前軍將軍無五
經博士與吏部尚書徐勉中書侍郎周捨總知五禮事
出為永陽內史在郡清潔治務安靜郡民何貞秀等一
百五十四人詣州言狀湘州刺史以聞詔勘有十五事
為吏民所懷高祖善之徵為東陽太守在郡清恪如永
陽時民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
人乃至無以為繩其厲志如此屬縣始新遂安海寧竝
同時生為立祠徵為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時始興內

史何遠累著清績高祖詔擢為黃門侍郎俄遷信武將軍監吳郡暉自以名輩素在遠前為吏俱稱廉白遠累見擢暉遷階而已意望不滿多託疾居家尋求假到東陽迎妹喪因留會稽築宅自表解高祖詔以為豫章內史暉乃出拜治書御史虞曠奏曰臣聞失忠與信一心之道以虧貌是情非兩觀之誅宜及未有陵犯名教要冒君親而可緯俗經邦者也風聞豫章內史伏暉去歲啟假以迎妹喪為解因停會稽不去入東之始貨宅賣

車以此而推則是本無還意。曠歷典二邦，少免貪濁。此自為政之本，豈得稱功？常謂人才品望居何遠之右，而遠以清公見擢名位，轉隆曠深，誹怨形於辭色，興居歎咤，寤寐失圖。天高聽卑，無私不照。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詔曰：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伏曠為政，廉平，宜加將養，勿使恚望致虧士風。可。豫章內史豈有人臣奉如此之詔而不亡魂破膽歸罪？有司擢髮抽腸，少自論謝，而循奉傲然，了無異色。曠識見所到足達此旨，而冒寵不

辭宏斯苟得故以士流解體行路沸騰辨跡求心無一
可恕竊以眴踉蹌落魄三十餘年皇運勃興咸與維始
除舊布新濯之江漢一紀之間三世隆顯曾不能少懷
感激仰答萬分反覆拙謀成茲巧罪不忠不敬於斯已
極請以眴大不敬論以事詳法應棄市刑輒收所近獄
洗結以法從事如法所稱眴即主臣謹案豫章內史臣
伏眴含疵表行藉悖成心語嘿一違資敬無盡幸屬昌
時擢以不次溪壑可盈志欲無滿要君東走豈曰止足

之歸負志解巾異乎激處之致甘此脂膏孰非荼苦佩
茲龜組豈殊縲紲宜明風憲肅正簡書臣等參議請以
見事免暉所居官凡諸位任一皆削除有詔勿治暉遂
得就郡視事三年徵為給事黃門侍郎領國子博士未
及起普通元年卒於郡時年五十九尚書右僕射徐勉
為之墓誌其一章曰東區南服愛結民胥相望伏闕繼
軌奏書或卧其轍或扳其車或圖其像或式其閭思耿
借寇曷以尚諸初暉父曼容與樂安任瑤皆暉於齊太

尉王儉瑤子昉及昉竝見知頃之昉才遇稍盛齊末昉
已為司徒右長史昉猶滯於參軍事及其終也名位畧
相侔昉性儉素車服麤惡外雖退靜內不免心競故見
譏於時能推薦後來常若不及少年士子或以此依之
何遠字義方東海郟人也父慧炬齊尚書郎遠釋褐江
夏王國侍郎轉奉朝請永元中江夏王寶玄於京口為
護軍將軍崔慧景所奉入圍宮城遠豫其事事敗乃亡
抵長沙宣武王王深保匿焉遠求得桂陽王融保藏之

既而發覺收捕者至遠逾垣以免融及遠家人皆見執融遂遇禍遠家屬繫尚方遠亡渡江使其故人高江產共聚衆欲迎高祖義師東昏黨聞之使捕遠等衆復潰散遠因降魏入壽陽見刺史王肅欲同義舉肅不能用乃求迎高祖肅許之遣兵援送得達高祖高祖見遠謂張弘策曰何遠義丈夫而能破家報舊德未易人也板輔國將軍隨軍東下既破朱雀軍以為建康令高祖踐阼為步兵校尉以奉迎勲封廣興男邑三百戶遷建武

將軍後軍鄱陽王恢錄事參軍遠與恢素善在府盡其志力知無不為恢亦推心仗之恩寄甚密頃之遷武昌太守遠本個儻尚輕俠至是乃折節為吏杜絕交遊饋遺秋毫無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溫每以錢買民井寒水不取錢者則撻水還之其佗事率多如此跡雖似偽而能委曲用意焉車服尤弊素器物無銅漆江左多水族甚賤遠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然性剛嚴吏民多以細事受鞭罰者遂為人所訟徵下廷尉

被劾數十條當時士大夫坐法皆不受立遠度已無贓就立三七日不款猶以私藏禁仗除名後起為鎮南將軍武康令愈厲廉節除淫祀正身率職民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縣盛供帳以待焉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為別彬戲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為古人所笑乎高祖聞其能擢為宣城太守自縣為近畿大郡近代未之有也郡經寇抄遠盡心綏理復著名迹暮年遷樹功將軍始興內史時泉陵侯

淵朗為桂州緣道剽掠入始興界草木無所犯遠在官
好開途巷修葺牆屋民居市里城隍廩庫所過若營家
焉田秩俸錢竝無所取歲暮擇民尤窮者充其租調以
此為常然其聽訟猶人不能過絕而性果斷民不敢非
畏而惜之所至皆生為立祠表言治狀高祖每優詔答
焉天監十六年詔曰何遠前在武康已著廉平復莅二
邦彌盡清白政先治道惠留民愛雖古之良二千石無
以過也宜升內榮以顯外績可給事黃門侍郎遠即還

仍為仁威長史頃之出為信武將軍監吳郡在吳頗有
酒失遷東陽太守遠處職疾彊富如仇讐視貧細如子
弟特為豪右所畏憚在東陽歲餘復為受罰者所謗坐
免歸遠耿介無私曲居民間絕請謁不造詣與貴賤書
疏抗禮如一其所會遇未嘗以顏色干人以此多為俗
士所惡其清公實為天下第一居數郡見可欲終不變
其心妻子飢寒如下貧者及去東陽歸家經年歲口不
言榮辱士類益以此多之其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

虛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
以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也後復起為征西諮議參軍
中撫司馬普通二年卒時年五十二高祖厚贈賜之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前史有循吏何哉世使然也漢武
後繁姦起循平不能故有苛酷誅戮以勝之亦多怨濫
矣梁興破觚為圓斲雕為樸教民以孝悌勸之以農桑
於是桀黠化為由余輕薄變為忠厚淳風已洽民自知
禁堯舜之民比屋可封信矣若夫酷吏於梁無取焉

梁書卷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梁書卷五十四至
六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張頊

校對官主事臣李駿

謄錄舉人臣馬衍宗

欽定四庫全書

梁書卷五十四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四十八

諸夷

海南諸國

東夷

西北諸戎

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者
三五千
里遠者二三萬里其西與西域諸國接漢元鼎

中遣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諸國
自武帝以來皆朝貢後漢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
遣使貢獻及吳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通
焉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晉代通中
國者蓋數故不載史官及宋齊至者有十餘國始為之
傳自梁革運其奉正朔脩貢職航海歲至踰於前代矣
今採其風俗粗著者綴為海南傳云

林邑國者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之界也伏波將

軍馬援開漢南境置此縣其地縱廣可六百里城去海
百二十里去日南界四百餘里北接九德郡其南界水
步道二百餘里有西國夷亦稱王馬援植兩銅柱表漢
界處也其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
狀如螢火又出瑇瑁貝齒吉貝沉香吉貝者樹名也
其華成時如鶯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潔白與紵布不
殊亦染成五色織為斑布也沉木者土人斫斷之積以
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沉故名曰沉香次不

沉不浮者曰穢香也漢末大亂功曹區達殺縣令自立
為王傳數世其後王無嗣立外甥范熊熊死子逸嗣晉
成帝咸康三年逸死奴文篡立文本日南西捲縣夷帥
范稚家奴常牧牛於山澗得鰓魚二頭化而為鐵因以
鑄刀鑄成文向石而呪曰若斫石破者文當王此國因
舉刀斫石如斷芻藁文心獨異之范稚常使之商賈至
林邑因教林邑王作宮室及兵車器械王寵任之後乃
讒王諸子各奔餘國及王死無嗣文偽於隣國迂王子

置毒於漿中而殺之遂脅國人自立舉兵攻旁小國皆
吞滅之有衆四五萬人時交州刺史姜莊使所親韓戢
謝推前後監日南郡竝貪殘諸國患之穆帝永和三年
臺遣夏侯覽為太守侵剋尤甚林邑先無田土貪日南
地肥沃常欲畧有之至是因民之怨遂舉兵襲日南殺
覽以其屍祭天留日南三年乃還林邑交州刺史朱藩
後遣督護劉雄戍日南文復屠滅之進寇九德郡殘害
吏民遣使告藩願以日南北境橫山為界藩不許又遣

督護陶綬李衢討之文歸林邑尋復屯日南五年文死
子佛立猶屯日南征西將軍桓溫遣督護滕駿九真太
守灌邃帥交廣州兵討之佛嬰城固守邃令峻盛兵於
前邃帥勁卒七百人自後踰壘而入佛衆驚潰奔走邃
追至林邑佛乃請降哀帝昇平初復為寇暴刺史溫放
之討破之安帝隆安三年佛孫須達復寇日南執太守
吳源又進寇九德執太守曹炳交趾太守杜瑗遣都護
鄧逸等擊破之即以瑗為刺史義熙三年須達復寇日

南殺長史瑗遣海邏督護阮斐討破之斬獲甚衆九年
須達復寇九真行郡事杜慧期與戰斬其息交龍王甄
知及其將范健等生俘須達息邨能及虜獲百餘人自
瑗卒後林邑無歲不寇日南九德諸郡殺蕩甚多交州
遂致虛弱須達死子敵真立其弟敵鎧攜母出奔敵真
追恨不能容其母弟捨國而之天竺禪位於其甥國相
藏麟固諫不從其甥既立而殺藏麟藏麟子又攻殺之
而立敵鎧同母異父之弟曰文敵文敵後為扶南王子

當根純所殺大臣范諸農平其亂而自立為王諸農死
子陽邁立宋永初二年遣使貢獻以陽邁為林邑王陽
邁死子咄立篡其父復曰陽邁其國俗居處為閣名曰
于闌門戶皆北向書樹葉為紙男女皆以横幅吉貝繞
腰以下謂之干漫亦曰都縵穿耳貫小鐸貴者著革屣
賤者跣行自林邑扶南以南諸國皆然也其王著法服
加瓔珞如佛像之飾出則乘象吹螺擊鼓罩吉貝織以
吉貝為幡旗國不設刑法有罪者使象踏殺之其大姓

號婆羅門嫁娶必用八月女先求男由賤男而貴女也
同姓還相婚姻使婆羅門引壻見婦握手相付咒曰吉
利吉利以為成禮死者焚之中野謂之火葬其寡婦孤
居散髮至老國王事尼乾道鑄金銀人像大十圍元嘉
初陽邁侵暴日南九德諸郡交州刺史杜弘文建牙欲
討之聞有代乃止八年又寇九德郡入四會浦口交州
刺史阮彌之遣隊主相道生帥兵赴討攻區粟城不剋
乃引還爾後頻年遣使貢獻而寇盜不已二十三年使

交州刺史檀和之振武將軍宗慤伐之和之遣司馬蕭
景憲為前鋒陽邁聞之懼欲輸金一萬斤銀十萬斤還
所略日南民戶其大臣姜僧達諫止之乃遣大帥范扶
龍戍其北界區粟城景憲攻城剋之斬扶龍首獲金銀
雜物不可勝計乘勝逕進即剋林邑陽邁父子竝挺身
逃奔獲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又銷其金人得黃金數
十萬斤和之後病死見胡神為崇孝武建元大明中林
邑王范神成累遣長史奉表貢獻明帝泰豫元年又遣

使獻方物齊永明中范文贊累遣使貢獻天監九年文
贊子天凱奉獻白猴詔曰林邑王范天凱介在海表乃
心款至遠脩職貢良有可嘉宜班爵號被以榮澤可持
節督緣海諸軍事威南將軍林邑王十年十三年天凱
累遣使獻方物俄而病死子弼毳跋摩立奉表貢獻普
通七年王高式勝鎧遣使獻方物詔以為持節督緣海
諸軍事綏南將軍林邑王大通元年又遣使貢獻中大
通二年行林邑王高式律陀羅跋摩遣使貢獻詔以為

持節督緣海諸軍事綏南將軍林邑王六年又遣使獻
方物

扶南國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灣中去日南可七千里
在林邑西南三千餘里城去海五百里有大江廣十里
西北流東入於海其國輪廣三千餘里土地洿下而平
博氣候風俗大較與林邑同出金銀銅錫沉木香象牙
孔翠五色鸚鵡其南界三千餘里有頓遜國在海崎上
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並羈屬扶南頓遜之東

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往還交市所以然者頓遜迴入海中千餘里漲海無崖岸船舶未曾得逕過也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人珍物寶貨無所不有又有酒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傳瓮中數日成酒頓遜之外大海洲中又有毗騫國去扶南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頭長三尺自古來不死莫知其年王神聖國中人善惡及將來事王皆知之是以無敢欺者南方號曰長頸王國俗有室屋衣服噉粳米其人言語小異

扶南有山出金金露生石上無所限也國法刑罪人竝於王前噉其肉國內不受估客有往者亦殺而噉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樓居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孫生死如常人唯王不死扶南王數遣使與書相報答常遺扶南王純金五十人食器形如圓盤又如瓦甔名為多羅受五升又如椀者受一升王亦能作天竺書書可三千言說其宿命所由與佛經相似竝論善事又傳扶南東界即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

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至自然大洲其上有樹生火
中洲左近人剥取其皮紡績作布極得數尺以為手巾
與焦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沍則投火中復更精
潔或作燈炷用之不知盡扶南國俗本裸文身被髮不
制衣裳以女人為王號曰柳葉年少壯健有似男子其
南有徼國有事鬼神者字混填夢神賜之弓乘賈人舶
入海混填晨起即詣廟於神樹下得弓便依夢乘船入
海遂入扶南外邑柳葉人衆見舶至欲取之混填即張

弓射其舶穿度一面矢及侍者柳葉大懼舉衆降混填
混填乃教柳葉穿布貫頭形不復露遂治其國納柳葉
為妻生子分王七邑其後王混盤況以詐力間諸邑令
相疑阻因舉兵攻并之乃遣子孫中分治諸邑號曰小
王盤況年九十餘乃死立中子盤盤以國事委其大將
范蔓盤盤立三年死國人共舉蔓為王蔓勇健有權畧
復以兵威攻伐旁國咸服屬之自號扶南大王乃治作
大船窮漲海攻屈都昆九稚典孫等十餘國開地五六

千里次當代金鄰國蔓遇疾遣太子金生代行蔓姊子
旃時為二千人將因篡蔓自立遣人詐金生而殺之蔓
死時有乳下兒名長在民間至年二十乃結國中壯士
嚴殺旃旃大將范尋又殺長而自立更繕治國內起觀
閣遊戲之朝旦中晡三四見客民人以焦蔗龜鳥為禮
國法無牢獄有罪者先齋戒三日乃燒斧極赤令訟者
捧行七步又以金鑠雞卵投沸湯中令採取之若無實
者手即焦爛有理者則不又於城溝中養鰐魚門外圈

猛獸有罪者輒以餵猛獸及鰐魚魚獸不食為無罪三日乃放之鰐大者長二丈餘狀如鼉有四足喙長六七尺兩邊有齒利如刀劍常食魚遇得麋鹿及人亦噉之蒼梧以南及外國皆有之吳時遣中郎康泰宣化從事朱應使於尋國國人猶裸唯婦人著貫頭泰應謂曰國中實佳但人褻露可怪耳尋始令國內男子著橫幅橫幅今干縵也大家乃截錦為之貧者乃用布晉武帝太康中尋始遣使貢獻穆帝升平元年王竺旃檀奉表獻

馴象詔曰此物勞費不少駐令勿送其後王憍陳如奉
天竺婆羅門也有神語曰應王扶南憍陳如心悅南至
盤盤扶南人聞之舉國欣戴迎而立焉復改制度用天
竺法憍陳如死後王持梨陀跋摩宋文帝世奉表獻方
物齊永明中王闍邪跋摩遣使貢獻天監二年跋摩復
遣使送珊瑚佛像并獻方物詔曰扶南王憍陳如闍邪
跋摩介居海表世纂南服厥誠遠著重譯獻琛宜蒙酬
納班以榮號可安南將軍扶南王今其國人皆醜黑拳

髮所居不穿井數十家共一池引汲之俗事天神天神以銅為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其王出入乘象嬪侍亦然王坐則偏踞翹膝垂左膝至地以白疊敷前設金盆香鑪於其上國俗居喪則剃除鬚髮死者有四葬水葬則投之江流火葬則焚為灰燼土葬則瘞埋之鳥葬則棄之中野人性貪吝無禮義男女恣其奔隨十年十三年跋摩累遣使貢獻其年死庶子留陀跋摩殺其嫡弟自立十六年

遣使竺當抱老奉表貢獻十八年復遣使送天竺旃檀
瑞像婆羅樹葉并獻火齊珠欝金蘓合等香普通元年
中大通二年大同元年累遣使獻方物五年復遣使獻
生犀又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詔遣沙門釋雲寶
隨使往迎之先是三年八月高祖改造阿育王寺塔出
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
長短放之則旋屈為蠡形案僧伽經云佛髮青而細猶
如藕莖絲佛三昧經云我昔在宮沐頭以尺量髮長一

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蠡文則與高祖所得同也阿育王即鐵輪王王閻浮提一天下佛滅度後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即其一也吳時有尼居其地為小精舍孫綝尋毀除之塔亦同泯吳平後諸道人復於舊處建立焉晉中宗初渡江更修飾之至簡文咸安中使沙門安法師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顯繼而修立至孝武太元九年上金相輪及承露其後西河離石縣有胡人劉薩何遇疾暴亡而心下猶暖其家未敢

便殞經十日更蘓說云有兩吏見錄向西北行不測遠
近至十八地獄隨報重輕受諸楚毒見觀世音語云汝
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洛下齊城丹陽會稽竝有阿
育王塔可往禮拜若壽終則不墮地獄語竟如墮高巖
忽然醒寤因此出家名慧達遊行禮塔次至丹陽未知
塔處乃登越城四望見長千里有異氣色因就禮拜果
是育王塔所屢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衆就
掘之入一丈得三石碑竝長六尺中一碑有鐵函函中

有銀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髮各一枚髮長數尺即遷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西造一層塔十六年又使沙門僧伽為三層即高祖所開者也初穿土四尺得龍窟及昔人所捨金銀鐙釵釵鐏等諸雜寶物可深九尺許方至石礫礫下有石函函內有鐵壺以盛銀柑柑內有金鏤罌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光潔函內又有琉璃碗內得四舍利及髮爪有四肢並為沉香色至其月二十七日高祖又到寺禮拜設無尋大會

大赦天下是日以金鉢盛水泛舍利其最小者隱鉢不出高祖禮數十拜舍利乃於鉢內放光旋回久之乃當鉢中而止高祖問大僧正慧念今日見不可思議事不慧念荅曰法身常住湛然不動高祖曰弟子欲請一舍利還臺供養至九月五日又於寺設無尋大會遣皇太子王侯朝貴等奉迎是日風景明和京師傾屬觀者百數十萬人所設金銀供具等物竝留寺供養并施錢一千萬為寺基業至四年九月十五日高祖又至寺設無

導大會豎二刹各以金罌次玉罌重盛舍利及爪髮內
七寶塔中又以石函盛寶塔分入兩刹下及王侯妃主
百姓富室所捨金銀鐶釧等珍寶充積十一年十一月
二日寺僧又請高祖於寺發般若經題爾夕二塔俱放
光明敕鎮東將軍邵陵王綸製寺大功德碑文先是二
年改造會稽鄮縣塔開舊塔出舍利遣光宅寺釋敬脫
等四僧及舍人孫照暨迎還臺高祖禮拜竟即送還縣
入新塔下此縣塔亦是劉薩何所得也晉咸和中丹陽

尹高惺行至張侯橋見浦中五色光長數尺不知何怪
乃令人於光處掇視之得金像未有光趺惺乃下車載
像還至長干巷首牛不肯進惺乃令馭人任牛所之牛
徑牽車至寺惺因留像付寺僧每至中夜常放光明又
聞空中有金石之響經一歲捕魚人張係世於海口忽
見有銅花趺浮出水上係世取送縣縣以送臺乃施像
足宛然合會簡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採珠
沒水於底得佛光豔交州押送臺以施像又合焉自咸

和中得像至咸安初歷三十餘年光趺始具初高惺得
像後西域胡僧五人來詣惺曰昔於天竺得阿育王造
像來至鄴下值胡亂埋像於河邊今尋覓失所五人嘗
一夜俱夢見像曰已出江東為高惺所得惺乃送此五
僧至寺見像噓歔涕泣像便放光照燭殿宇又瓦官寺
慧邃欲模寫像形寺主僧尚慮虧損金色謂邃曰若能
令像放光回身西向乃可相許慧邃便懇到拜請其夜
像即轉坐放光回身西向明旦便許模之像趺先有外

國書莫有識者後有三藏那求跋摩識之云是阿育王
為第四女所造也及大同中出舊塔舍利敕市寺側數
百家宅地以廣寺域造諸堂殿并瑞像周回閣等窮於
輪奐焉其圖諸經變竝吳人張繇運手繇丹青之工一
時冠絕

盤盤國宋文帝元嘉孝武孝建大明中竝遣使貢獻大
通元年其王使使奉表曰揚州閭浮提震旦天子萬善
莊嚴一切恭敬猶如天淨無雲明耀滿目天子身心清

淨亦復如是道俗濟濟竝蒙聖王光化濟度一切永作
舟航臣聞之慶善我等至誠敬禮常勝天子足下稽首
問訊今奉薄獻願垂哀受中大通元年五月累遣使貢
牙像及塔并獻沉檀等香數十種六年八月復使送菩
提國真舍利及畫塔并獻菩提樹葉詹糖等香

丹丹國中大通二年其王遣使奉表曰伏承聖主至德
仁治信重三寶佛法興顯衆僧殷集法事日盛威嚴整
肅朝望國執慈愍蒼生八方六合莫不歸服化隣諸天

非可言喻不任慶善若暫奉見尊足謹奉送牙像及塔
各二軀并獻火齊珠吉貝雜香藥等大同元年復遣使
獻金銀瑠璃雜寶香藥等物

干陀利國在南海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畧同出斑布
吉貝檳榔檳榔特精好為諸國之極宋孝武世王釋婆
羅那憐陀遣長史竺留陀獻金銀寶器天監元年其王
瞿曇脩跋陀羅以四月八日夢見一僧謂之曰中國今
有聖主十年之後佛法大興汝若遣使貢奉敬禮則土

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境土不得自安修跋陀
羅初未能信既而又夢此僧曰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
觀之乃於夢中來至中國拜謁天子既覺心異之陀羅
本工畫乃寫夢中所見高祖容質飾以丹青仍遣使并
畫工奉表獻玉盤等物使人既至模寫高祖形以還其
國比本畫則符同焉因盛以寶函日加禮敬後跋陀死
子毗邪跋摩立十七年遣長史毗負跋摩奉表曰常勝
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樂六通三達為世間尊是

名如來應供正覺遺形舍利造諸塔像莊嚴國土如須彌山邑居聚落次第羅滿城郭館宇如忉利天宮具足四兵能伏怨敵國土安樂無諸患難人民和善受化正法慶無不通猶處雪山流注雪水八味清淨百川洋溢周回屈曲順趨大海一切衆生咸得受用於諸國土殊勝第一是名震旦大梁揚郡天子仁蔭四海德合天心雖人是天降生護世功德寶藏救世大悲為我尊生威儀具足是故至誠敬禮天子足下稽首問訊奉獻金芙

蓉雜香藥等願垂納受普通元年復遣使獻方物

狼牙脩國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
行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土氣物產與扶南畧同偏多穢
沉婆律香等其俗男女皆袒而被髮以吉貝為干縵其
王及貴臣乃加雲霞布覆胛以金繩為絡帶金鑲貫耳
女子則被布以瓔珞繞身其國累塼為城重門樓閣王
出乘象有幡旄旗鼓罩白蓋兵衛甚設國人說立國以
來四百餘年後嗣衰弱王族有賢者國人歸之王聞知

乃加囚執其鎖無故自斷王以為神因不敢害乃斥逐
出境遂奔天竺天竺妻以長女俄而狼牙王死大臣迎
還為王二十餘年死子婆伽達多立天監十四年遣使
阿撤多奉表曰大吉天子足下離淫怒癡哀愍衆生慈
心無量端嚴相好身光明朗如水中月普照十方眉間
白毫其白如雪其色照耀亦如月光諸天善神之所供
養以垂正法寶梵行衆增莊嚴都邑城閣高峻如乾陀
山樓觀羅列道途平正人民熾盛快樂安穩著種種衣

猶如天服於一切國為極尊勝天王愍念羣生民人安樂慈心深廣律儀清淨正法化治供養三寶名稱宣揚布滿世界百姓樂見如月初生譬如梵王世界之主人天一切莫不歸依敬禮大吉天子足下猶如現前忝承先業慶嘉無量今遣使問訊大意欲自往復畏大海風波不達今奉薄獻願大家曲垂領納

婆利國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去廣州二月日行國界東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土氣

暑熱如中國之盛夏穀一歲再熟草木嘗榮海出文螺
紫貝有石名蚶貝羅初採之柔軟及剝削為物乾之遂
大堅彊其國人披吉貝如帔及為都縵王乃用斑綵布
以瓔珞繞身頭著金冠高尺餘形如弁綴以七寶之飾
帶金裝劍偏坐金高坐以銀燈支足侍女皆為金花雜
寶之飾或持白眊拂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駕輿輿以雜
香為之上施羽蓋珠簾其導從吹螺擊鼓王姓憍陳如
自古未通中國問其先及年數不能記焉而言白淨王

夫人即其國女也天監十六年遣使奉表曰伏承聖王
信重三寶興立塔寺校飾莊嚴周徧國土四衢平坦清
淨無穢臺殿羅列狀若天宮壯麗微妙世無與等聖主
出時四兵具足羽儀導從布滿左右都人士女麗服光
飾市廛豐富充積珍寶王法清整無相侵奪學徒皆至
三乘競集敷說正法雲布雨潤四海流通交會萬國長
江渺漫清泠深廣有生咸資莫能消穢陰陽和暢灾厲
不作大梁揚都聖王無等臨覆上國有大慈悲子育萬

民平等忍辱怨親無二加以周窮無所藏積靡不照燭
如日之明無不受樂猶如淨月宰輔賢良羣臣貞信盡
忠奉上心無異想伏惟皇帝是我真佛臣是婆利國主
今敬稽首禮聖王足下惟願大王知我此心此心久矣
非適今也山海阻遠無緣自達今故遣使獻金席等表
此丹誠普通三年其王頻伽復遣使珠貝智貢白鸚鵡
青蟲堯盤瑠璃器吉貝螺杯雜香藥等數十種

中天竺國在大月支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里一名身

毒漢世張騫使大夏見卽竹杖蜀布國人云市之身毒
身毒卽天竺蓋傳譯音字不同其實一也從月支高附
以西南至西海東至槃越列國數十每國置王其名雖
異皆身毒也漢時羈屬月支其俗土著與月支同而卑
溼暑熱民弱畏戰弱於月支國臨大江名新陶源出崑
崙分爲五江總名曰恒水其水甘美下有眞鹽色正白
如水精土俗出犀象貂鼯瑇瑁火齊金銀鐵金縷織成
金皮罽細摩白疊好裘毼毼火齊狀如雲母色如紫金

有光耀別之則薄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沓也其
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
珠璣琅玕鬱金蘓合蘓合是合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
物也又云大秦人採蘓合先榨其汁以為香膏乃賣其
滓與諸國賈人是以展轉來達中國不大香也鬱金獨
出罽賓國華色正黃而細與芙蓉華裏被蓮者相似國
人先取以上佛寺積日香稿乃糞去之賈人從寺中徵
雇以轉賣與佗國也漢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

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漢世唯一通焉其國人行賈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其南徼諸國人少有到大秦者孫權黃武五年有大秦賈人字秦論來到交趾交趾太守吳邈遣送詣權權問方土謠俗論具以事對時諸葛恪討丹陽獲黥歛短人論見之曰大秦希見此人權以男女各十人差吏會稽劉咸送論咸於道物故論乃徑還本國漢和帝時天竺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叛遂絕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魏晉世絕不復

通唯吳時扶南王范旃遣親人蘓物使其國從扶南發
投拘利口循海大灣中正西北入厯灣邊數國可一年
餘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驚曰海
濱極遠猶有此人即呼令觀視國內仍差陳宋等二人
以月支馬四匹報旃遺物等還積四年方至其時吳遣
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見陳宋等具問天竺土俗云佛道
所興國也人民敦履土地饒沃其王號茂論所都城郭
水泉分流繞于渠壑下注大江其宮殿皆雕文鏤刻街

曲市里屋舍樓觀鐘鼓音樂服飾香華水陸通流百賈
交會竒玩珍瑋恣心所欲左右嘉維舍衛葉波等十六
大國去天竺或二千里共尊奉之以為在天地之中
也天監初其王屈多遣長史竺羅達奉表曰伏聞彼國
據江傍海山川周固衆妙悉備莊嚴國土猶如化城宮
殿莊飾街巷平坦人民充滿歡娛安樂大王出遊四兵
隨從聖明仁愛不害衆生國中臣民循行正法大王仁
聖化之以道慈悲羣生無所遺棄常修淨戒式導不及

無上法船沈弱以濟百官氓庶受樂無恐諸天護持萬
神侍從天魔降服莫不歸仰王身端嚴如日初出仁澤
普潤猶如大雲於彼震旦最為殊勝臣之所住國土首
羅天守護令國安樂王王相承未曾斷絕國中皆七寶
形像衆妙莊嚴臣自修檢如化王法臣名屈多奕世王
種惟願大王聖體和平今以此國羣臣民庶山川珍重
一切歸屬五體投地歸誠大王使人竺達多由來忠信
是故今遣大王若有所須珍奇異物悉當奉送此之境

土便是大王之國王之法令善道悉當承用願二國信
使往來不絕此信返還願賜一使具宣聖命備勅所宜
款至之誠望不空返所白如允願加採納今奉獻琉璃
唾壺雜香吉貝等物

師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
所種不須時節其國舊無人民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
國商估來共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顯其所堪
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停

住者遂成大國晉義熙初始遣獻玉像經十載乃至像
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製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晉
宋世在瓦官寺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
顧長康維摩畫圖世人謂為三絕至齊東昏遂毀玉像
前截臂次取身為嬖妾潘貴妃作釵釧宋元嘉六年十
二年其王剽利摩訶遣使貢獻大通元年後王伽葉伽
羅訶梨邪使奉表曰謹白大梁明主雖山海殊隔而音
信時通伏承皇帝道德高遠覆載同於天地明照齊乎

日月四海之表無有不從方國諸王莫不奉獻以表慕義之誠或泛海三年陸行千日畏威懷德無遠不至我先王以來唯以修德為本不嚴而治奉事正法道天下欣人為善慶若己身欲與大梁共弘三寶以度難化信還伏聽告敕今奉薄獻願垂納受

東夷之國朝鮮為大得箕子之化其器物猶有禮樂云魏時朝鮮以東馬韓辰韓之屬世通中國自晉過江泛海東使有高句驪百濟而宋齊間常通職貢梁興又有

加焉扶桑國在昔未聞也普通中有道人稱自彼而至其言元本尤悉故并錄焉

高句驪者其先出自東明東明本北夷橐離王之子離王出行其侍兒於後任娠離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如大雞子來降我因以有娠王囚之後遂生男王置之豕牢豕以口氣噓之不死王以為神乃聽收養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乃奔走南至淹滯水以弓擊水魚鼈皆浮為橋東明乘之得渡至夫餘

而王焉其後支別為句驪種也其國漢之玄菟郡也在
遼東之東去遼東千里漢魏世南與朝鮮穢貊東與沃
沮北與夫餘接漢武帝元封四年滅朝鮮置玄菟郡以
高句驪為縣以屬之句驪地方可二千里中有遼山遼
水所出其王都於丸都之下多大山深谷無原澤百姓
依之以居食澗水雖土著無良田故其俗節食好治宮
室於所居之左立大屋祭鬼神又祠零星社稷人性凶
急喜寇抄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加主簿優台使

者卑夜先人尊卑各有等級言語諸事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有異本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慎奴部翟奴部桂婁部本消奴部為王微弱桂婁部代之漢時賜衣幘朝服鼓吹常從玄菟郡受之後稍驕不復詣郡但於東界築小城以受之至今猶名此城為幘溝婁溝婁者句驪名城也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其俗喜歌儻國中邑落男女每夜羣聚歌戲其人潔清自喜善藏釀跪拜申一脚行步皆走以十月

祭天大會名曰東明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
大加主簿頭所著似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
其國無牢獄有罪者則會諸加評議殺之沒入妻子其
俗好淫男女多相奔誘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衣其死
葬有槨無棺好厚葬金銀財幣盡於送死積石為封列
植松柏兄死妻嫂其馬皆小便登山國人尚氣力便弓
矢刀矛有鎧甲習戰鬪沃沮東穢皆屬焉王莽初發高
驪兵以伐胡不欲行彊迫遣之皆亡出塞為寇盜州郡

歸咎於句驪侯騶嚴尤誘而斬之王莽大悅更名高句驪為下句驪當時為侯矣光武八年高句驪王遣使朝貢始稱王至殤安之間其王名宮數寇遼東玄菟太守蔡風討之不能禁宮死子伯固立順和之間復數犯遼東寇抄靈帝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虜數百級伯固乃降屬遼東公孫度之雄海東也伯固與之通好伯固死子伊夷摸立伊夷摸自伯固時已數寇遼東又受亡胡五百餘戶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

其國焚燒邑落降胡亦叛伊夷摸伊夷摸更作新國其
後伊夷摸復擊玄菟玄菟與遼東合擊大破之伊夷摸
死子位宮立位宮有勇力便鞍馬善射獵魏景初二年
遣太傅司馬宣王率衆討公孫淵位宮遣主簿大加將
兵千人助軍正始三年位宮寇西安嘉平五年幽州刺
史毋丘儉將萬人出玄菟討位宮位宮將步騎二萬人
逆軍大戰於沸流位宮敗走儉軍追至峴懸車束馬登
丸都山屠其所都斬首虜萬餘級位宮單將妻息遠竄

六年儉復討之位宮輕將諸加奔沃沮儉使將軍王頌
追之絕沃沮千餘里到肅慎南界刻石紀功又到丸都
山銘不耐城而還其後復通中夏晉永嘉亂鮮卑慕容
廆據昌黎大棘城元帝授平州刺史句驪王乙弗利頻
寇遼東廆不能制弗利死子劉代立康帝建元元年慕
容廆子晃率兵伐之劉與戰大敗單馬奔走晃乘勝追
至丸都焚其宮室掠男子五萬餘口以歸孝武太元十
年句驪攻遼東玄菟郡後燕慕容垂遣弟農伐句驪復

二郡垂死子寶立以句驪王安為平州牧封遼東帶方
二國王安始置長史司馬參軍官後畧有遼東郡至孫
高璉晉安帝義熙中始奉表通貢職歷宋齊並授爵位
年百餘歲死子雲齊隆昌中以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
督營平二州征東大將軍樂浪公高祖即位進雲車騎
大將軍天監七年詔曰高驪王樂浪郡公雲乃誠款著
貢驛相尋宜隆秩命式弘朝典可撫東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持節常侍都督王並如故十一年十五年累遣

使貢獻十七年雲死子安立普通元年詔安纂襲封爵
持節督營平二州諸軍事寧東將軍七年安卒子延立
遣使貢獻詔以延襲爵中大通四年六年大同元年七
年累奉表獻方物太清二年延卒詔以其子襲延爵位
百濟者其先東夷有三韓國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
弁韓弁韓辰韓各十二國馬韓有五十四國大國萬餘
家小國數千家總十餘萬戶百濟即其一也後漸疆大
兼諸小國其國本與句驪在遼東之東晉世句驪既畧

有遼東百濟亦據有遼西晉平二郡地矣自置百濟郡
晉太元中王須義熙中王餘映宋元嘉中王餘毗竝遣
獻生口餘毗死立子慶慶死子牟都立都死立子牟太
齊永明中除大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
天監元年進太號征東將軍尋為高句驪所破衰弱者
累年遷居南韓地普通二年王餘隆始復遣使奉表稱
累破句驪今始與通好而百濟更為彊國其年高祖詔
曰行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餘隆守藩

海外遠修貢職廼誠款到朕有嘉焉宜率舊章授茲榮
命可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寧東大將軍百濟王五
年隆死詔復以其子明為持節督百濟諸軍事綏東將
軍百濟王號所治城曰固麻謂邑曰檐魯如中國之言
郡縣也其國有二十二檐魯皆以子弟宗族分據之其
人形長衣服淨潔其國近倭頗有文身者今言語服章
畧與高驪同行不張拱拜不申足則異呼帽曰冠襦曰
複衫袴曰禪其言參諸夏亦秦韓之遺俗云中大通六

年大同七年累遣使獻方物并請湟盤等經義毛詩博士并工匠畫師等敕竝給之太清三年不知京師寇賊猶遣使貢獻既至見城闕荒毀竝號慟涕泣侯景怒囚執之及景平方得還國

新羅者其先本辰韓種也辰韓亦曰秦韓相去萬里傳言秦世亡人避役來適馬韓馬韓亦割其東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韓其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呼皆為徒不與馬韓

同又辰韓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相係辰韓不得自立
為王明其流移之人故也恒為馬韓所制辰韓始有六
國稍分為十二新羅則其一也其國在百濟東南五千
餘里其地東濱大海南北與句驪百濟接魏時曰新盧
宋時曰新羅或曰斯羅其國小不能自通使聘普通二
年王名募泰始使使隨百濟奉獻方物其俗呼城曰健
牟羅其邑在內曰啄評在外曰邑勒亦中國之言郡縣
也國有六啄評五十二邑勒土地肥美宜植五穀多桑

麻作縑布服牛乘馬男女有別其官名有子賁旱支齊
旱支謁旱支壹告支奇貝旱支其冠曰遺子禮襦曰尉
解袴曰柯半靴曰洗其拜及行與高驪相類無文字刻
木為信語言待百濟而後通焉

倭者自云太伯之後俗皆文身去帶方萬二千餘里大
抵在會稽之東相去絕遠從帶方至倭循海水行歷韓
國乍東乍南七千餘里始度一海海闊千餘里名瀚海
至一支國又度一海千餘里名未盧國又東南陸行五

百里至伊都國又東南行百里至奴國又東行百里至
不彌國又南水行二十日至投馬國又南水行十日陸
行一月日至祁馬臺國即倭王所居其官有伊支馬次
曰彌馬獲支次曰奴往鞮民種禾稻紵麻蠶桑織績有
薑桂橘椒蘓出黑雉真珠青玉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
大蛇吞此獸蛇皮堅不可斫其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
有光射之中蛇則死矣物產畧與儋耳朱崖同地溫暖
風俗不淫男女皆露紵富貴者以錦繡雜采為帽似中

國胡公頭食飲用籩豆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冢人性
皆嗜酒俗不知正歲多壽考多至八九十或至百歲其
俗女多男少貴者至四五妻賤者猶兩三妻婦人無姪
妬無盜竊少諍訟若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則滅其宗
族漢靈帝光和中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
卑彌呼為王彌呼無夫壻挾鬼道能惑眾故國人立之
有男弟佐治國自為王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使
一男子出入傳教令所處宮室常有兵守衛至魏景初

三年公孫淵誅後卑彌呼始遣使朝貢魏以為親魏王假金印紫綬正始中卑彌呼死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復立卑彌呼宗女臺與為王其後復立男王竝受中國爵命晉安帝時有倭王贊贊死立弟彌彌死立子濟濟死立子興興死立弟武齊建元中除武持節督新羅任邽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高祖即位進武號征東將軍其南有侏儒國人長三四尺又南黑齒國裸國去倭四千餘里船行可一年至又西

南萬里有海人身黑眼白裸而醜其肉美行者或射而食之

文身國在倭國東北七千餘里人體有文如獸其額上有三文文直者貴文小者賤土俗歡樂物豐而賤行客不齋糧有屋宇無城郭其王所居飾以金銀珍麗繞屋為塹廣一丈實以水銀雨則流于水銀之上市用珍寶犯輕罪者則鞭杖犯死罪則置猛獸食之有枉則猛獸避而不食經宿則赦之

大漢國在文身國東五千餘里無兵戈不攻戰風俗竝與文身國同而言語異

扶桑國者齊永元元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荊州說云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為名扶桑葉似桐而初生如笋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為布以為衣亦以為綿作板屋無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為紙無兵甲不攻戰其國法有南北獄若犯輕者入南獄重罪者入北獄有赦則赦南

獄不赦北獄在北獄者男女相配生男八歲為奴生女九歲為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貴人有罪國乃大會坐罪人於坑對之宴飲分訣若死別焉以灰繞之其一重則一身屏退二重則及子孫三重則及七世名國王為乙祁貴人第一者為大對廬第二者為小對廬第三者為納咄沙國王行有鼓角導從其衣色隨年改易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巳年黃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甚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斛車有馬車牛車鹿車國人

養鹿如中國畜牛以乳為酪有桑梨經年不壞多蒲桃
其地無鐵有銅不貴金銀市無租估其婚姻壻往女家
門外作屋晨夕灑掃經年而女不悅即驅之相悅乃成
婚婚禮大抵與中國同親喪七日不食祖父母喪五日
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設靈為神像朝夕拜
奠不制縗經嗣王立三年不視國事其俗舊無佛法宋
大明二年罽賓國嘗有比丘五人游行至其國流通佛
法經像教令出家風俗遂改慧深又云扶桑東千餘里

有女國容貌端正色甚潔白身體有毛髮長委地至二三月競入水則任娠六七月產子女人胸前無乳項後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一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丈夫食鹹草如禽獸鹹草葉似邪蒿而氣香味鹹天監六年有晉安人渡海為風所飄至一島登岸有人居止女則如中國而言語不可曉男則人身而狗頭其聲如吠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築土為牆其形圓其戶如竇云

西北諸戎漢世張騫始發西域之迹甘英遂臨西海或遣侍子或奉貢獻于時雖窮兵極武僅而克捷比之前代其畧遠矣魏時三方鼎峙日事干戈晉氏平吳以後少獲寧息徒置戍已之官諸國亦未賓從也繼以中原喪亂胡人遞起西域與江東隔礙重譯不交呂光之涉龜茲亦猶蠻夷之伐蠻夷非中國之意也自是諸國分并勝負強弱難得詳載明珠翠羽雖仍於後宮蒲梢龍文希入於外署有梁受命其奉正朔而朝闕庭者則仇

池宕昌高昌鄧至河南龜茲于闐滑諸國焉今綴其風俗為西北戎傳云

河南王者其先出自鮮卑慕容氏初慕容奕洛干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嫡曰廆洛干卒廆嗣位吐谷渾避之西徙廆追留之而牛馬皆西走不肯還因遂徙上隴度枹罕出涼州西南至赤水而居之其地則張掖之南隴西之西在河之南故以為號其界東至壘川西鄰于闐北接高昌東北通秦嶺方千餘里蓋古之流沙地焉

草木少水潦四時恒有冰雪唯六七月雨雹甚盛若晴
則風飄沙礫常蔽光景其地有麥無穀有青海方數百
里放牝馬其側輒生駒土人謂之龍種故其國多善馬
有屋宇雜以百子帳即穹廬也著小袖袍小口袴大頭
長裙帽女子披髮為辮其後吐谷渾孫葉延頗識書記
自謂曾祖奕洛干始封昌黎公吾蓋公孫之子也禮以
王父字為國氏因姓吐谷渾亦為國號至其末孫阿豺
始受中國官爵弟子慕延宋元嘉末又自號河南王慕

延死從弟拾寅立乃用書契起城池築宮殿其小王竝
立宅國中有佛法拾寅死子度易侯立易侯死子休留
代立齊永明中以代為使持節都督西秦河沙三州鎮
西將軍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梁興進代為征西
將軍代死子休運籌龍爵位天監十三年遣使獻金裝
馬腦鍾二口又表於益州立九層佛寺詔許焉十五年
又遣使獻赤舞龍駒及方物其使或歲再三至或再歲
一至其地與益州隣常通商賈民慕其利多往從之教

其書記為之辭譯稍桀黠矣普通元年又奉獻方物籌
死子呵羅真立大通三年詔以為寧西將軍護羌校尉
西秦河二州刺史真死子佛輔襲爵位其世子又遣使
獻白龍駒於皇太子

高昌國闕氏為主其後為河西王沮渠茂虔弟無諱襲
破之其王闕氏奔于芮芮無諱據之稱王一世而滅國
人又立麴氏為王名嘉元魏授車騎將軍司空公都督
秦州諸軍事秦州刺史金城郡開國公在位二十四年

卒諡曰昭武王子子堅使持節驃騎大將軍散騎常侍
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河西郡開國公儀同三司
高昌王嗣位其國蓋車師之故地也南接河南東連燉
煌西次龜茲北鄰敕勒置四十六鎮交河田地高寧臨
川橫截柳婆洿林新興由寧始昌篤進白刀等皆其鎮
名官有四鎮將軍及雜號將軍長史司馬門下校郎中
兵校郎通事舍人通事令史諮議校尉主簿國人言語
與中國畧同有五經歷代史諸子集面貌類高驪辮髮

垂之於背著長身小袖袍縵襠袴女子頭髮辮而不垂
著錦纈纓珞環釧姻有六禮其地高燥築土為城架木
為屋土覆其上寒暑與益州相似備植九穀人多噉麩
及羊牛肉出良馬蒲陶酒石鹽多草木草實如蠶蠶中
絲如細纊名為白疊子國人多取織以為布布甚軟白
交市用焉有朝烏者旦旦集王殿前為行列不畏人日
出然後散去大同中子堅遣使獻鳴鹽枕蒲陶良馬氍
毹等物

滑國者車師之別種也漢永建元年八滑從班勇擊北虜有功勇上八滑為後部親漢侯自魏晉以來不通中國至天監十五年其王厭帶夷栗陀始遣使獻方物普通元年又遣使獻黃師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七年又奉表貢獻元魏之居桑乾也滑猶為小國屬芮芮後稍彊大征其旁國波斯盤盤罽賓焉耆龜茲疎勒姑墨于闐句盤等國開地千餘里土地溫暖多山川樹木有五穀國人以麩及羊肉為糧其獸有師子兩脚駱駝野驢

有角人皆善射著小袖長身袍用金玉為帶女人被裘
頭上刻木為角長六尺以金銀飾之少女子兄弟共妻
無城郭壇屋為居東向開戶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轉與
妻竝坐接客無文字以木為契與旁國通則使旁國胡
為胡書羊皮為紙無職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則出戶祀
神而後食其跪一拜而止葬以木為槨父母死其子截
一耳葬訖即吉其言語待河南人譯然後通

周古柯國滑旁小國也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來獻方物

呵跋檀國亦滑旁小國也凡滑旁之國衣服容貌皆與滑同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使來獻方物胡蜜丹國亦滑旁小國也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使來獻方物白題國王姓支名史稽毅其先蓋匈奴之別種胡也漢灌嬰與匈奴戰斬白題騎一人今在滑國東去滑六日行西極波斯土地出粟麥瓜果食物畧與滑同普通三年遣使獻方物

龜茲者西域之舊國也後漢光武時其王名宏為莎車

王賢所殺滅其族賢使其子則羅為龜茲王國人又殺
則羅匈奴立龜茲貴人身毒為王由是屬匈奴然龜茲
在漢世常為大國所都曰延城魏文帝初即位遣使貢
獻晉太康中遣子入侍太元七年秦主苻堅遣將呂光
伐西域至龜茲龜茲王帛純載寶出奔光入其城城有
三重外城與長安城等室屋壯麗飾以琅玕金玉光立
帛純弟震為王而歸自此與中國絕不通普通二年王
尼瑞摩珠那勝遣使奉表貢獻

于闐國西域之屬也後漢建武末王俞為莎車王賢所破徙為驪歸王以其弟君得為于闐王暴虐百姓患之永平中其種人都末殺君得大人休莫霸又殺都末自立為王霸死兄子廣得立後擊虜莎車王賢以歸殺之遂為疆國西北諸小國皆服從其地多水潦沙石氣溫宜稻麥蒲桃有水出玉名曰玉河國人善鑄銅器其治曰西山城有屋室市井菓蔬菜蔬與中國等尤敬佛法王所居室加以朱畫王冠金幘如今胡公帽與妻並坐

接客國中婦人皆辮髮衣裘袴其人恭相見則跪其跪則一膝至地書則以木為筆札以玉為印國人得書戴於首而後開札魏文帝時王山習獻名馬天監九年遣使獻方物十三年又獻波羅婆步障十八年又獻瑠璃罌大同七年又獻外國刻玉佛

渴盤陀國于闐西小國也西鄰滑國南接罽賓國北連沙勒國所治在山谷中城周迴十餘里國有十二城風俗與于闐相類衣吉貝布著長身小袖袍小口袴地宜

小麥資以為糧多牛馬駱駝羊等出好檀金玉王姓葛沙氏中大同元年遣使獻方物

末國漢世且末國也勝兵萬餘戶北與丁零東與白題西與波斯接土人剪髮著檀帽小袖衣為衫則開頸而縫前多牛羊騾驢其王安末深盤普通五年遣使來貢獻

波斯國其先有波斯匿王者子孫以王父字為氏因為國號國有城周迴三十二里城高四丈皆有樓觀城內

屋宇數百千間城外佛寺二三百所西去城十五里有
土山山非過高其勢連接甚遠中有鷺鳥噉羊土人極
以為患國中有優鉢曇花鮮華可愛出龍駒馬鹹池生
珊瑚樹長一二尺亦有琥珀馬腦真珠玫瑰等國內不
以為珍市買用金銀婚姻法下聘訖女壻將數十人迎
婦壻著金線錦袍師子錦袴戴天冠婦亦如之婦兄弟
便來捉手付度夫婦之禮於茲永畢國東與滑國西及
南俱與婆羅門國北與汎慄國接中大通二年遣使獻

佛牙

宕昌國在河南之東南益州之西北隴西之西羗種也
宋孝武世其王梁瓘忽始獻方物天監四年王梁彌博
來獻甘草當歸詔以為使持節都督河涼二州諸軍事
安西將軍東羗校尉河涼二州刺史隴西公宕昌王佩
以金章彌博死子彌泰立大同十年復授以父爵位其
衣服風俗與河南畧同

鄧至國居西涼州界羗別種也世號持節平北將軍西

涼州刺史宋文帝時王象屈耽遣使獻馬天監元年詔以鄧至王象舒彭為督西涼州諸軍事號安北將軍五年舒彭遣使獻黃耆四百斤馬四匹其俗呼帽曰突何其衣服與宕昌同

武興國本仇池楊難當自立為秦王宋文帝遣裴方明討之難當奔魏其兄子文德又聚眾茄盧宋因授以爵位魏又攻之文德奔漢中從弟僧嗣又自立復戌茄盧卒文德弟文度立以弟文洪為白水太守屯武興宋世

以為武都王武興之國自於此矣難當族弟廣香又攻殺文度自立為陰平王茹盧鎮主卒子昺立昺死子崇祖立崇祖死子孟孫立齊永明中魏氏南梁州刺史仇池公楊靈珍據泥切山歸款齊世以靈珍為北梁州刺史仇池公文洪死以族人集始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天監初以集始為使持節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靈珍為冠軍將軍孟孫為假節督沙州刺史陰平王集始死子紹先襲爵

位二年以靈珍為持節督隴右諸軍事左將軍北梁州
刺史仇池王十年孟孫死詔贈安沙將軍北雍州刺史
子定襲封爵紹先死子智慧立大同元年剋復漢中智
慧遣使上表求率四千戶歸國詔許焉即以為東益州
其國東連秦嶺西接宕昌去宕昌八百里南去漢中四
百里北去岐州三百里東去長安九百里本有十萬戶
世世分減其大姓有符氏姜氏言語與中國同著烏皐
突騎帽長身小袖袍小口袴皮鞞地植九穀婚姻備六

禮知書疏種桑麻出紬絹精布漆蠟椒等山出銅鐵

芮芮國蓋匈奴別種魏晉世匈奴分為數百千部各有
名號芮芮其一部也自元魏南遷因擅其故地無城郭
隨水草畜牧以穹廬為居辮髮衣錦小袖袍小口袴深
雍鞞其地苦寒七月流澌亘河宋昇明中遣王洪軌使
焉引之共伐魏齊建元元年洪軌始至其國國王率三
十萬騎出燕然山東南三千餘里魏人閉關不敢戰後
稍侵弱永明中為丁零所破更為小國而南移其居天

監中始破丁零復其舊土始築城郭名曰木末城十四
年遣使獻烏貂裘普通元年又遣使獻方物是後數歲
一至焉大同七年又獻馬一匹金一斤其國能以術祭
天而致風雪前對皎日後則泥潦橫流故其戰敗莫能
追及或於中夏為之則曠而不雨問其故以暝云

史臣曰海南東夷西北戎諸國地窮邊裔各有疆域若
山竒海異怪類殊種前古未聞往諜不記故知九州之
外八荒之表辯方物土莫究其極高祖以德懷之故朝

貢歲至美矣

梁書卷五十四

梁書卷五十四考證

海南諸國傳叙自武帝以來皆朝貢○朝貢南本作獻
見

林邑國傳陽邁死子咄立纂其父復曰陽邁○纂疑作
纂然考南史亦同此

扶南國傳十六年又使沙門僧尚加為三層○加南史
作加

中天竺國傳積日香稿○稿應作槁

滑國傳自魏晉以來不通中國○監本來字下缺三字

今增入

梁書卷五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梁書卷五十五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四十九

豫章王綜 武陵王紀 臨賀王正德

河東王譽

豫章王綜字世謙高祖第二子也天監三年封豫章郡王邑二千戶五年出為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仁

威將軍南徐州刺史尋進號北中郎將十年遷都督郢
司霍三州諸軍事雲麾將軍郢州刺史十三年遷安右
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十五年遷西中郎將兼護軍將軍
又遷安前將軍丹陽尹十六年復為北中郎將南徐州
刺史普通二年入為侍中鎮右將軍置佐史初其母吳
淑媛自齊東昏宮得幸於高祖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
之者及淑媛寵衰怨望遂陳疑似之說故綜懷之既長
有才學善屬文高祖御諸子以禮朝見不甚數綜恒怨

不見知每出藩淑媛恒隨之鎮至年十五六尚髀袒嬉
戲於前晝夜無別內外咸有穢議綜在徐州政刑酷暴
又有勇力手制奔馬常微行夜出無有期度每高祖有
敕疏至輒忿恚形於顏色羣臣莫敢言者恒於別室祀
齊氏七廟又微服至曲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
聞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即為父子綜乃私發齊
東昏墓出骨瀝臂血試之并殺一男取其骨試之皆有
驗自此常懷異志四年出為使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

冀五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給鼓吹一部聞
齊建安王蕭寶寅在魏遂使人入北與之相知謂為叔
父許舉鎮歸之會大舉北伐六年魏將元法僧以彭城
降高祖乃令綜都督衆軍鎮于彭城與魏將安豐王元
延明相持高祖以連兵既久慮有釁生敕綜退軍綜懼
南歸則無因復與寶寅相見乃與數騎夜奔于延明魏
以為侍中太尉高平公丹陽王邑七千戶錢三百萬布
絹三千匹雜彩千匹馬五十匹羊五百口奴婢一百人

綜乃改名續字德文追為齊東昏服斬衰於是有司奏
削爵土絕屬籍改其姓為悖氏俄有詔復之封其子直
為永新侯邑千戶大通二年蕭寶寅在魏據長安反綜
自洛陽北遁將赴之為津吏所執魏人殺之時年四十
九初綜既不得志嘗作聽鍾鳴悲落葉辭以申其志大
畧曰聽鍾鳴當知在帝城參差定難數歷亂百愁生去
聲懸窈窕來響急徘徊誰憐傳漏子辛苦建章臺聽鍾
鳴聽聽非一所懷瑾握瑜空擲去攀松折桂誰相許昔

朋舊愛各東西譬如落葉不更齊漂漂孤雁何所栖依
依別鶴夜半啼聽鍾鳴聽此何窮極二十有餘年淹留
在京域窺明鏡罷容色雲悲海思徒拚抑其悲落葉云
悲落葉連翩下重疊落且飛從橫去不歸悲落葉落葉
悲人生譬如此零落不可持悲落葉落葉何時還凡昔
共根本無復一相關當時見者莫不悲之

武陵王紀字世詢高祖第八子也少勤學有文才屬辭
不好輕華甚有骨氣天監十三年封為武陵郡王邑二

千戶歷位寧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輕車將軍丹陽尹出為會稽太守尋以其郡為東揚州仍為刺史加使持節東中郎將徵為侍中領石頭戍軍事出為宣惠將軍江州刺史徵為使持節宣惠將軍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揚州刺史尋改授持節都督益梁等十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益州刺史加鼓吹一部大同十一年授散騎常侍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初天監中震太陽門成字曰紹宗梁位唯武王解者以為武王者武

陵王也於是朝野屬意焉及太清中侯景亂紀不赴援高祖崩後紀乃僭號於蜀改年曰天正立子圓照為皇太子圓正為西陽王圓滿竟陵王圓普南譙王圓肅宜都王以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永豐侯撫為征西大將軍益州刺史封秦郡王司馬王僧畧直兵參軍徐憺竝固諫紀以為貳於已皆殺之永豐侯撫歎曰王不免矣夫善人國之基也今反誅之不亡何待又謂所親曰昔桓玄年號大亨識者謂之二月了而玄之敗實在仲春今

年曰天正在文為一止其能久乎太清五年夏四月紀
帥軍東下至巴郡以討侯景為名將圖荆陝聞西魏侵
蜀遣其將南梁州刺史譙淹廻軍赴援五月日西魏將
尉遲迴帥衆逼涪水潼州刺史楊乾運以城降之迴分
軍據守即趨成都丁丑紀次于西陵舳艫翳川旌甲曜
日軍容甚盛世祖命護軍將軍陸法和於硤口夾岸築
二壘鎮江以斷之時陸納未平蜀軍復逼物情惶擾世
祖憂焉法和告急旬日相繼世祖乃拔任約於獄以為

晉安王司馬撤禁兵以配之并遣宣猛將軍劉綏共約
西赴六月約築連城攻絕鐵鑠世祖復於獄拔謝答仁
為步兵校尉配衆一旅上赴法和世祖與紀書曰皇帝
敬問假黃鉞太尉武陵王自九黎侵軼三苗寇擾天長
喪亂獯醜馮陵虔劉象魏黍離王室朕枕戈東望泣血
西浮殞愛子於二方無諸侯之八百身被屬甲手貫流
矢俄而風樹之酷萬恨始纏霜露之悲百憂繼集扣心
飲膽志不圖全直以宗社綴旒鯨鯢未翦嘗膽待旦龔

行天罰獨運四聰坐揮八柄雖復結壇待將塞帷納士
拒赤壁之兵無謀於魯肅燒烏巢之米不訪於荀攸才
智將殫金貝殆竭傍無寸助險阻備嘗遂得斬長狄於
駒門挫蚩尤於楓木怨恥既雪天下無塵經營四方專
資一力方與岳牧同茲清靜隆暑炎赫弟比何如文武
具僚當有勞弊今遣散騎常侍光州刺史鄭安忠指宣
往懷仍令喻意於紀許其還蜀專制岷方紀不從命報
書如家人禮庚申紀將侯叡率衆緣山將規進取任約

謝答仁與戰破之既而陸納平諸軍竝西赴世祖又與紀書曰甚苦大智季月煩暑流金爍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以茲玉體辛苦行陣乃眷西顧我勞如何自獯醜憑陵羯胡叛換吾年為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儻遣使乎良所遲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代之期讓棗推梨長罷懽愉之日上林靜拱聞四鳥之哀鳴宣室披圖嗟萬始之長逝心乎愛矣書不盡言大智紀之別字

也紀遣所署度支尚書樂奉業至于江陵論和緝之計
依前喻還蜀世祖知紀必破遂拒而不許丙戌巴興人
符昇徐子初等斬紀硤口城主公孫晃降于衆軍王琳
宋邁任約謝答仁等因進攻侯叡陷其三壘於是兩岸
十餘城遂俱降將軍樊猛獲紀及其第三子圓滿俱殺
之於硤口時年四十六有司奏請絕其屬籍世祖許之
賜姓饗饗氏初紀將僭號妖恠非一其最異者內寢柏
殿柱繞節生花其莖四十有六霍靡可愛狀似荷花識

者曰王敦杖花非佳事也紀年號天正與蕭棟暗合食
曰天字二人也正字一止也棟紀僭號各一年而滅
臨賀王正德字公和臨川靖惠王第三子也少麤險不
拘禮節初高祖未有男養之為子及高祖踐極便希儲
貳後立昭明太子封正德為西豐侯邑五百戶自此怨
望恒懷不軌睥睨宮辰顓韋災變普通六年以黃門侍
郎為輕車將軍置佐史頃之遂逃奔于魏有司奏削封
爵七年又自魏逃歸高祖不之過也復其封爵仍除征

虜將軍中大通四年為信武將軍吳郡太守徵為侍中
撫軍將軍置佐史封臨賀郡王邑二千戶又加左衛將
軍而凶暴日甚招聚亡命侯景知其有姦心乃密令誘
說厚相要結遺正德書曰今天子年尊奸臣亂國憲章
錯謬政令顛倒以景觀之計日必敗况大王屬當儲貳
中被廢辱天下義士竊所痛心在景愚忠能無忿慨今
四海業業歸心大王大王豈得顧此私情棄茲億兆景
雖不武實思自奮願王允副蒼生鑒斯誠款正德覽書

大喜曰侯景意暗與我同此天贊也遂許之及景至江
正德潛運空舫詐稱迎荻以濟景焉朝廷未知其謀猶
遣正德守朱雀航景至正德乃引軍與景俱進景推正
德為天子改年為正平元年景為丞相臺城沒復太清
之號降正德為大司馬正德有怨言景聞之慮其為變
矯詔殺之

河東王譽字重孫昭明太子第二子也普通二年封枝
江縣公大通三年改封河東郡王邑二千戶除寧遠將

軍石頭戍軍事出為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還除侍中輕
車將軍置佐史出為南中郎將湘州刺史未幾侯景寇
京邑譽率軍入援至青草湖臺城沒有詔班師譽還湘
鎮時世祖軍於武城新除雍州刺史張纘密報世祖曰
河東起兵岳陽聚米共為不逞將襲江陵世祖甚懼因
步道間還遣諮議周宏直至譽所督其糧衆譽曰各自
軍府何忽隸人前後使三反譽竝不從世祖大怒乃遣
世子方等征之反為譽所敗死又令信州刺史鮑泉討

譽并與書陳示禍福許其遷善譽不答修浚城池為拒
守之計謂鮑泉曰敗軍之將勢豈語勇欲前即前無所
多說泉軍于石柳寺譽帥眾逆擊之不利而還泉進軍
於橘洲譽又盡銳攻之不剋會已暮士卒疲弊泉因出
擊大敗之斬首三千級溺死者萬餘人譽於是焚長沙
郭邑驅居民於城內鮑泉度軍圍之譽幼而驍勇兼有
膽氣能撫循士卒甚得眾心及被圍既久雖外內斷絕
而備守猶固後世祖又遣領軍將軍王僧辯代鮑泉攻

譽僧辯築土山以臨城內日夕苦攻矢石如雨城中將士死傷者大半譽窘急乃潛裝海船將潰圍而出會其麾下將慕容華引僧辯入城譽顧左右皆散遂被執謂守者曰勿殺我得一見七官申此讒賊死亦無恨主者曰奉命不許遂斬之傳首荊鎮世祖反其首以葬焉初譽之將敗也私引鏡照面不見其頭又見長人蓋屋兩手據地瞰其齋又見白狗大如驢從城而出不知所在譽甚惡之俄而城陷

史臣曰蕭綜蕭正德竝悖逆猖狂自致夷滅宜矣太清之寇蕭紀據庸蜀之資遂不勤王赴難申臣子之節及賊景誅翦方始起兵師出無名成其釁禍嗚呼身當管蔡之罰盖自貽哉

梁書卷五十五